

模块 2 视频课 3: Kai Kupferschmidt 访谈

[00:00:00] 大家好，欢迎回到本课程的最新视频片段，这里是课程“疫情中的新闻工作：当前与未来的新冠肺炎报道”。这个视频片段是与 Kai Kupferschmidt 的访谈，他是《科学》杂志驻柏林的特约记者。感谢参与这个课程，Kai。

[00:00:22] 这是我的荣幸，Maryn。

[00:00:22] 我很想知道，关于此次疫情，您最早写的报道是什么？您有没有在某一时刻意识到，它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你报道的唯一主题？

[00:00:34] 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往往很难断言，但我是在 1 月 9 日最早和我在《科学》杂志的两位同事一起写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那天应该就是中国宣布这种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那一天。当时病毒的基因序列还未出来，还处于即将揭晓的阶段。

[00:00:54] 当时，我们还在讨论这会不会人传人？当时据称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人传人。

[00:01:04] 但当时与我对话的科学家对此已经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这需要过段时间才知道，需要等一段时间。当时我其实正在度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当时正在巴西。我记得我当时想的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然后我希望它能默默消失。当然，它并没有默默消失。

[00:01:27] 现在我回想起来，对我而言，一个大转折发生在 1 月底和 2 月初，当时有很多证据慢慢浮现出来，表明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而且中国以外出现了第一个感染病例。

[00:01:48] 当时我在推特上写了一个关于这一点的话题。到了 2 月中旬，在 21 或 22 日，当时伊朗宣布出现了不少死亡病例。种种迹象综合起来，让我改变了意识，也让与我交谈的科学家们改变了想法。这些科学家明显改变了风向，说这是一场流行病。在此之前我写了一篇报道，谈到中国是否能遏制病毒的传播，或者它是否会成为一场流行病？在当时，在 2 月初，应该是 1 月底，大多数科学家已经清楚表示不认为疫情能被遏制住。

[00:02:36] 所以您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报道。你们最早引起了中国以外的世界注意新冠疫情。当时在新年之夜来临前的深夜里，ProMED 发布警报说听到了一些消息，即中国一个卫生部门发布的通知。所以回顾那完整的 4 个月，在您做的报道里，或一些特别事件或话题里，有没有什么令您感到印象很深刻？

[00:03:06] 当我们往回看时，我们感觉所有事情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当然实际不是这样的。早期有一刻让我记得尤为清楚，当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去了中国。我记得我那一天正去往巴西，在圣保罗的机场降落后，我收到了世卫组织发的邮件，称报告出来了。

[00:03:38] 在去圣保罗的车上，我开始阅读报告。回想起来，那份报告真的是一份重磅报告，因为当时所有人都不清楚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份报告说中国已经成功控制疫情，然后说中国是如何控制的。这给接下来几个月定了方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但之前不受关注的所有措施，比如歇业、封锁、保持社交距离，各种提法随便怎么叫都可以。我和该报告的几位作者谈过，他们都说，当他们去中国时，他们觉得中国不可能靠封锁社会来控制住呼吸系统疾病。这样做没有用。而当他们去到那里时，他们发现那确实有效。

[00:04:29] 这整件事情几乎成为了这场疫情的重要新闻。这真的让我想起了那份报告。有趣的是，当报告出来时，我正在和我的编辑及同事谈话，我说这个报告将会是下周的大新闻。所有讨论都会以其为信息基础。但结果却非如此。它只是零星地出现在讨论中，并没有很多人报道这份报告。Bruce Aylward 当时带领了这个联合代表团，后来他接受了很多采访，慢慢地宣传了这份报告的内容。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还接受了 VOX 的采访。这些采访慢慢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对我和对整个疫情的发展而言，这是关键的一刻。

[00:05:18] 然后还有另一件事。如果你们看美国，看西雅图病例的整个情况，那时西雅图很显然出现了一些病例，当我们得出基因序列后，前两个感染病例似乎存在关联，但二人实际上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在感染时间上相差了一个月。于是我们才开始清楚意识到，美国已经出现了疫情传播。这改变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了关于美国情况的整个讨论。我认为你们可以寻找几个这样的时刻。我们也许正在经历一些这样的时刻。但是当我们正身处其中时，有时这很难发现。

[00:06:00] 真正让我惊奇的是，在仅仅 4 个月里，我们原本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的事情竟然会彻底推翻我们的认知。从我的角度而言，在这个疫情中，我认为做记者最难的事情之一是，要和公众说，科学家现在是这么认为的然而没过多久又需要和公众解释又有新证据被发现了。证据一直在变，记者很难追上最新消息。我觉得受众也很难。

[00:06:28] 发生前后矛盾的时间间隔非常短。对我们如此，对科学家也一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文章，说两年前我们对某病毒的认识在今天来看发现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只隔一个星期就得这样写了。

[00:06:42] 没错，我们要推翻一周以前的结论。我们把时间尺度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延长到几年，您还曾报道过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我非常想知道，现在从事后总结的有利角度来看，您怎么看待那个疫情？您能将其与[00:07:04]现在的疫情[0.1s]进行比较或对比吗？您有没有从那次的报道中得到一些能指导您当前工作的经验？

[00:07:10]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经历，那次在利比里亚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如果说它是一个最典型的改变人生的经历，那样有点夸大了。但它确实改变了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它现在仍旧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我谈论到它时。

[00:07:25] 第一点经验是，我有科学背景。我看待事物，看待病毒是从分子层面去看待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开始失控时，我与那些科学家进行了谈话，我在想，病毒会出现变异吗？这个病毒发生改变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这真的很让人好奇。而我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个病毒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是那个社会，或者说病毒影响了那个社会，当时社会的运作方式与[00:08:07]感染病毒前的社会[1.0s]不一样了。那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人们之间进行着大量的互动，他们对政府非常不信任，因为出现了内战，连续两次内战。

[00:08:22] 不仅对我而言，对当时与我交谈的科学家而言也一样，这个经验让我们深信一个观点，那就是传染病是因为病原体和社会的接触而产生的。事实就是如此，传染病会出现在互动频繁的区域。这个经验让我真正理解了人口流动会对疫情的传播有多大影响。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这真的改变了我对传染病的看法。所以这是第一点经验。而关于现在的疫情，我们看到的是，疫情正在传播。同样的病毒可以传播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传播到很多不同的社会，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它。这个认识框架真的能指导我如何看待

当下全世界不同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个经验是，我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就在推特上写道，我觉得关于疫情的一个讽刺是，一开始大家都在看中国。他们想着把病毒遏制在中国。这要怎么做？这有可能实现吗？然后病毒传播到其它地方，这时大家想着，可以把病毒遏制在那些地方吗？一旦病毒传播到各地，一旦它蔓延到全球，抗疫问题就会更多地成为一个地方性问题。因为这时的关键不是关闭边境或阻止病毒传到某地。抗疫的关键在于当地社区如何应对。这也是我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从利比里亚看到的情况，因为该国政府并不非常强大，因为当时人们非常不信任政府，所以最后击败病毒的是当地的社区，他们采取了某些措施，比如认识到这是真正存在的疫情。

[00:10:10] 那也许是第三点经验。我从中得到的最后一点经验也许是，我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回到了欧洲。当时很多人跟我说的几乎都是他们对西非人很恼火。他们说，“天啊，他们就不能改一改他们的行为吗？”“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那里的人全都说病毒不是真的”等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要改变行为有多难。错误信息传播起来有多容易，诸如此类。现在这让我觉得讽刺。关于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其中一个大的争论点是当地的葬礼仪式，因为这些葬礼确实会促进病毒的传播。因此有些人跟我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换个方式办葬礼？”“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火化？”“为什么他们非要办隆重的葬礼，然后在葬礼上和挚爱的人告别？”但这种葬礼仪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种风俗，一种对当地人很重要的传统。而在几年之后的德国，政府说，“由于出现了新冠病毒，这一段时间你们不能和好兄弟出门喝酒了。”这时大家发现不出门喝酒真的很难做到。所以这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了一些偏见。作为记者，我们报道某些地方的流行病时会带着这些偏见。

[00:11:45] 确实。太好了，因为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要问您的，您说的话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您说传染病是因为病原体和社会的接触而产生的。在全球，各个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差别很大。您住在柏林。德国在控制疫情的传染曲线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住在美国，我们的应对有一些不一样。不仅不一样，而且还令人震惊，很多人包括我都感到震惊，我们原本期望美国能发挥更多领导力，期望疾控中心能有更突出的表现，[00:12:23]但[0.0s]这些都没有做到。德国有施泰因迈尔和默克尔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德国居民的眼光来看，您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疫情应对有没有什么看法？

[00:12:40] 好的，我的话，我有一段时间成长于伦敦，所以我也经常关注英国的情况，经常关注英国的政治。同时，由于我做科学报道，所以我确实也密切跟踪美国的情况。当然这两个国家的情况非常令人失望。因为说到科学知识，这两国都具备。我们对新冠病毒的很多了解，我们对建模和流行病学的很多知识以及做这些工作的人很多都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很多。这两个国家聚集了一部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然而它们的抗疫工作却没做好。

[00:13:24] 另外，虽然我不是民粹主义政治方面的专家，但从我多年报道的经验来看，信任非常重要，对政府的信任尤为重要。不要忘记，我们遇到了一种病毒，我们没有抵抗病毒的疫苗，我们没有抵抗病毒的药物。我们有的仅仅是科学家所称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即 NPI。而这些 NPI 依赖于有人能让公众改变他们的行为，然后公众信任这些建议，并按照建议行动起来，因为他们认为给出建议的人有把握控制疾病。在美国和英国，有时候媒体的报道方式以及媒体扮演的[00:14:09]角色[0.1s]让人们形成了不能信任当权者的观念，而民粹主义正是借着这种观念大行其道。于是信任就会被侵蚀。而在公共卫生领域里，你们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那是一切的源泉。当信任消失后，如果你们没有药物干预手段，那么你们将难以为继。所以那真的让人看着很难过。而且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一种不信任精英的观念。这很有意思，我们正身处于疫情当中，这时却有很多人称，你们不应该信任专家。

[00:14:54] 在英国有很多引用自英国脱欧争论的话语，他们说公众已经受够了专家等等。现在我觉得那些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作自受。现在专家很难让公众听取他们的建议，甚至连政客也不听。我认为这一直是个大问题。当然，在德国，我们的情况很特殊。我们的总理以前是一名科学家。我认为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明白科学的基本原理。比如，她可以处理我们之前谈到的科学问题，也就是针对病毒的动态是什么，它有什么表现，我们的科学评估会一周一个样，随着新研究的进展给出不同结论。如果你们是民粹主义者，你们会非常轻易地利用这种挫败，指责政府今天给一个说法，明天又换一个说法。但如果你们知道这些科学原理，如果你们能认真负责地进行沟通，你们是能够让公众理解这一点的。然后你们仍然可以让公众按照当前的最佳建议来行动。当前我们只能给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我们几个月前才开始认识这个病毒。

[00:16:07] 或一个世纪，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00:16:10]确实如此。[0.0s]

[00:16:12] 我想要继续和您请教交流的问题，因为当我为我们的访谈做准备时，我惊讶地发现您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您不仅定期为《科学》杂志写报道，同时在推特上还非常活跃，有时候您甚至会用推特直播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您在不同渠道上做了大量工作。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可以谈谈您是如何取得平衡的，此外推特在您的新闻工作中扮演着什么作用？

[00:16:44] 好的。我先谈谈推特，因为关于推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并没有在用推特，直到几年以前，在我去做报道的过程中，一位同事建议我用推特，她非常喜欢推特，然后她和我介绍她是怎么用推特的。当时我抱着超级怀疑的态度，但我还是开始用了起来。然后这些年来，它变得越来越重要。推特上有很多科学家。

[00:17:12] 一开始，我在推特上可能一年只发布一篇或两篇报道，那时我看到有人在推文中发新的研究，而我对此感兴趣所以写了这些报道。在这个疫情中，推特真正成为了一个平台，科学家、政客以及记者在推特上以某种程度互动，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研究发布预印本。

[00:17:39] 通常的流程是，我是说许多科学记者仍然和以前一样，会收到《科学》或《自然》或其它杂志发的邮件，通知他们下周将会出版什么研究成果。但有了预印本后就不需要这些流程了。那么你们怎么在推特上发现有人发布了有趣的新预印本？对我而言，预印本的作者通常会发推文说：“嘿，我们出新的预印本了”，然后其他人会评论或者点评，或发推文说他们认为哪些内容很有趣。当大家做这些事情时，这就像是实时的同行评审。这可以让你们将注意力放在可能有意思的内容上，还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有趣的点，需要你们在预印本中查看，你们可能还需要请教一些人士，请他们发表意见。所以推特真的非常有用。

[00:18:25] 现在我在推特上花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但我想的是，反正我要花很多时间听新闻发布会，不如我也同时发表点什么。而且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现在有很多恶劣的信息在混淆视听，所以我觉得既然我要听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不如我把内容写下来，我的做法是写一些对我有用的小片段。这就像是我自己的记录。有时候我会翻看我的推特发文记录，找一些信息，比如我记得某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某个信息。所以我是为了自己而发那些推文，同时，我发出来也是为了提供一种信息来源。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讨论世卫组织的工作，而且我发的是可靠信息，世卫组织说的内容非常重要。

[00:19:11] 所以我就是这样开始用推特的。这确实会花很多时间。但在当前，由于新冠疫情成为了我报道的主题，我觉得推特很适合我。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我的一种报道。反正我也要听那些新闻发布会，所以我同时也发一些推文串。当我完成报道并把报道写出来后，推特是一个发布报道的非常好的方式，然后我还可以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有时候只提供信息。

这种做法和传统的记者报道有些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很不一样，我可以通过推文串做很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发表评论，还可以进行对比，或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对我而言，推特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媒介。所以一开始，那时我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我完成一篇报道并发布在推特上后，我还会针对这篇报道写很棒的推文串。大家可能没法阅读整篇报道，但至少他们可以看我的推文串。所以当我教授新闻学时，我会鼓励每个科学记者登录推特，看看他们可以怎样让推特为自己所用。

[00:20:36] 可能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但对我而言，它是极其有帮助的资源。

[00:20:40] 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您把推特用作一个给自己在线记笔记的工具，同时您把这些内容像馈赠一样同步分享给其他人，这是非常棒的撰写方式。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新冠疫情是我们新闻报道的主题，对我们所有记者以及对您而言，我们不知道这还会持续多久。在您看来，从今往后，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哪些是最重要的报道？我们正处于疫情开端的终点，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与疫情共存的新常态，而且时间期限还未知。接下来您会报道什么内容或您会关注什么话题？

[00:21:24]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你们在工作中也一定发现，当有大事件发生时，可能不会像新冠疫情这样重磅，

[00:21:36] 但当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报道角度，不同记者会从某一方面来报道。很显然，我们会大量谈论未来的经济后果以及地缘政治。当然还有美国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它的公民免受新冠疫情等问题的冲击。我们需要弄明白，从世界的[00:22:03] **立场**[0.0s] 来看，这会有什么影响。与我相比，有很多人具备更好的背景知识来思考这些问题。我很渴望去阅读他们针对这些问题发表的想法。对我而言，作为科学记者，做一个报道有时候要稍微缩小范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科学的某些方面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00:22:34] 但当然，很多非常出色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会回顾疫情，我们仍然在谈论新冠疫情的起源。这一点一定会非常重要。我们还要去探讨，对于一些实施得有些随意的措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实施这些措施是因为大家对这些情况还没有更好的认识，比如认识到哪些措施属于过度反应？哪些措施有效？在什么情况下有效？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一些国家的抗疫工作看起来做得很好，但有时候我们却没有去探究其中的原因。

[00:23:06] 我们还要再等几个星期才能知道病毒最后是否会在那些地方传播，或者是否还存在一些对我们有帮助但我们还未知晓的因素？病毒的季节性是一个大问题。疫情会消退吗？另外，我们还会大量读到关于一个观点的内容，那就是第二波疫情会到来吗？第二波疫情会是怎样的规模？我们如何做应对准备？

[00:23:34] 当然，我们会做一些回顾，也会展望未来。未来会发生很多新的事情，那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比如各类药物试验会继续，有些药会有效果，有些药没效果，这将会是大新闻。关于疫苗的问题也很难预料。在与病毒的竞赛中，我们有许多候选疫苗。疫苗可能会出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大话题是，如果疫苗有效果的话，它能不能公平分配，药物和疫苗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民族主义风气兴盛，所以这是我担心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能研制出有效的疫苗，那么我们如何确保将它公平地分配给全世界？这类争论肯定会持续存在。另外还有其它问题，比如病毒可能会变异。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会产生长期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病毒都是如此。

[00:24:38]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超级有意思的报道方向，但如果要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得在一年前或两年前就发现这个病毒。

[00:24:49] 我要关注的就是这些。作为科学记者，我觉得科学最吸引人的一点是，通常我们很难断定我们要在一年内报道什么内容。在很多报道领域，一直以来那些争论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现在写的大多数事物在 5 年前或 10 年前根本不存在，科学界总是有新的发现。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是我们目前预测不到的。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促使科学记者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思维，不能排除很多东西。我们要关注什么新事物会出现，什么事物有意思。

[00:25:32] 我觉得另一个大的方向是报道错误信息。作为科学记者，当我们稍微有充裕的时间来关注一些重大话题时，错误信息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在这个疫情中，科学传播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些人是如何借题发挥的？那样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科学？老实说，我认为科学——不只是病毒学或关于疫情爆发的科学——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次疫情之后会有所变化。这对科学记者而言将是一个重大的报道方向。

[00:26:11] 我深有感触，您说作为科学记者，我们通常不确定我们接下来要报道什么内容，但关于这个与疫情共处的新常态，最怪的其中一点是，不管我们之前做的是哪方面的报道，现在我们都确定，我们接下来要为所有人写新冠疫情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什么情况。这就是我们要报道的大话题。谢谢，谢谢您的谈话。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课程。

[00:26:36] 感谢邀请我，Maryn。